



《青年报》给我诗意眼光

□戴行吉

这几年快到退休年纪的我，鬼使神差般地喜欢上了中华古诗词，还在各地诗联征文中多次获奖。以诗为伴，其乐融融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苏轼的诗句，道出了中华国粹之魅力所在，也是我如此钟情于学吟诗词楹联的原动力。回想起自己与诗缘分，竟然是在《青年报》这座美丽的心灵大花园邂逅的，是《青年报》的那位不知名的编辑，在我那年轻的心田里播下了第一粒诗的“种子”。

我“诗兴”的源头要追溯到80年代初，那时年轻，精力充沛，业余时间“舞文弄墨”，不时有“豆腐干”见于报刊。但所写文章大多为科普类，从未尝试写诗。由于投稿的缘故，往来信件比较多，和“绿衣使者”常打交道，负责我家弄堂的邮递员叫杨阿玲（那时信封背面都盖有投递员的名章），是个高挑阳光的姑娘。

一个炎热的夏天，当我接过小杨递来的汇款单，目送她骑车远去，她那制服被汗水浸染得更加深绿的背影，她车后架上的报刊，使我眼前一亮：《青年报》的发行员不也是在这暑热难当的环境下，挨家挨户为同学送报纸吗？（当时《青年报》是以“集订集送”的方式发行到学校的，寒暑假时期，只能由义务发行员同学分送到家。）于是一首《谢谢你，朋友——献给《青年报》义务发行员》的小诗，不久便在《青年报》“发行园地”栏目刊出了。小诗显得有些青涩稚嫩，但它

的见报，肯定了我用不同于平常的眼光观察生活的方式，虽然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尝试写诗发表，但那种乐观向上的联想，无意间拓宽了我观察周遭、看待生活的视角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“诗意眼光”。正是这独特的眼光，日后伴随着我跨越生活的一坎坷、事业的种种挫折，在人生风风雨雨的洗礼中更显其难能可贵，获益匪浅。

我不是文科科班出身，爱好文字是缘自中学王颖贞老师，她在一堂语文课上朗读了我的作文，给了我一生追求“梦笔生花”的信心；我不是诗人，现在喜欢诗词是缘于《青年报》刊登了我一首小诗，肯定了我诗意的眼光，想象的翅膀，开启了我的“诗意人生”。

几年后，我调入青年报社工作，由于报社人员流动频繁，我所仰慕的那位编辑究竟是谁，也没持续去打听细究。虽然居所几经搬迁，许多东西忍痛割爱，但我还是保存着那份《青年报》和通联信封（见图），守着那份“感觉”至今。

三十多年过去，时过境迁，如今回想起来遗憾不已。但愿那位未曾谋面的前辈同仁，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当初所写的这信封，再用编辑敏锐的目光，审视一下这曾经他不经意，“举手之劳”播撒的种子，现在已经发芽成长为中华诗词的铁杆粉丝，也让我有个当面说声“谢谢”的机会。

我期待着有意外相逢的惊喜。

（作者为青年报社老人）



作者收藏的《青年报》和信件。

半世纪的情缘 五十年的牵手

□周钰栋

有许多青年朋友都将《青年报》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，这很正常，因为《青年报》本就是专为青年人烹制的一道精神大餐。若是一个花甲老人也有此意的话，或许就会引来无数个感叹号，那“哇塞”之声可能也会随之而来。其实，这大可不必，因为在我看来《青年报》不仅适合青年人阅读，中年人、老年人亦可从其中获取不少的知识能量，而这些“能量”恰恰又是各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保持青春活力的源泉。

就拿我来说吧，与《青年报》结缘已有半个多世纪。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正上中学，因为是学生干部，又是学生中唯一的共青团员，所以我就担负起了全校同学的《青年报》订阅工作。尽管当年《青年报》的每月订价只有9分钱，但许多同学的家庭还是负担不起。为了满足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，于是我就以学习小组为单位，给每个小组订阅了一份《青年报》，其费用便是小组成员每人或1分钱或2分钱凑合起来的。而阅读的时候则是大家轮流，报纸的保管也是大家轮流，但轮到到保管报纸的那位同学，在小组学习时还必须得说一说自己读报的体会，引导其他同学深入学习。可以说，在那个崇尚知识，崇尚英雄的年代，我和同学们就是通过《青年报》这块青青的园地，源源不断地吮吸着陶冶自身道德情操的各种营养。

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走上了教师的岗位，仍然坚持阅读《青年报》。平时只要报纸一到，我便会在第一时间阅读，并从中摘录有助于我教学的内容，以备授课时的不时之需。

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学校要求老师们能为学生开设第二课堂。当时理化组有两位老师因开设的“科普讲座”需要资料，于是我就将《青年报》上由解敬阳老师编辑的“前卫科技”版推荐给了他们，并与他们一起，以刊登在“前卫科技”版上的内容为蓝本，编写讲义。

为了回报《青年报》，我又尝试着给设在“前卫科技”版上的“60秒畅想”专栏投稿，没想到我被该专栏刊用的几篇小文章让学生看到了，竟引燃了同学们阅读《青年报》的兴趣。于是，我干脆来了个顺水推舟，将“前卫科技”版上的部分内容移植到了由我开设的“第二课堂”的教学中。在实施“第二课堂”的教学中，同学们和我一起搞了一系列的小发明，而且有些小发明还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项，如我自己的“街头投币电话防损装置”获得了“第九届全国‘星火杯’发明创造大赛”的四等奖；一位同学制作的“地震报警器”获得了“浦东新区中学生发明创造大赛”的一等奖；“航海模型”获得了新区团体冠军。一些获奖同学在获奖感言中说，要感谢老师的培养，而我说，要感谢就得感谢《青年报》，因为《青年报》给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，是《青年报》为我们提供了向科学高峰攀登的能量。

如今我已退休，但半个世纪的情缘，五十年的牵手又实在让人难以割舍，所以，人退休了但《青年报》仍是我每日必读的报刊之一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阅读才能与时俱进，而与《青年报》牵手，才能为自己不断地注入青春的活力。

（作者为退休教师）

《每周一歌》：伴我走过成长的青葱岁月

□刘佳宏

岁月印痕。当我翻开保存完好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薄薄一册的《成方圆独唱歌曲选》，目光注视在第58页上时，不由得心潮起伏、思绪万千。上面粘贴着当年我从《青年报》的“每周一歌”板块上剪下来的由东方歌舞团著名歌星成方圆演唱的“自由之歌”。记得著名诗人席慕蓉在题名《青春之一》的诗歌里这样写着：“——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/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/含着泪/我一读再读/却不得不承认/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”。

弹指一挥间，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，虽然我家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市政工程拆迁，但是每次搬入新居时我总是不舍得丢弃这个歌本。经历岁月沉淀的歌曲选，虽然纸张有点泛黄，但是这首“自由之歌”歌谱还是清晰可辨，因为这里记录着我的青葱成长岁月里与《青年报》结下的一段情缘，也见证着我的成长足迹，在记忆的深处留给未来永恒无怨的珍视。贝多芬有句格言：“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灿烂的火花”，感谢《每周一歌》，伴我走过记忆的求知生涯，在接受音乐的熏陶、立志成材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与心灵的抚慰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是一代人记忆中的纯真时代。在今天《青年报》创刊10000期的庆典时刻，再一次深情地回眸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才发现：《青年报》这份和共和国一起



作者收藏的剪报。

走过风雨六十七个春秋的报纸，始终秉持着与时俱进、开拓创新，与青年同心、与城市发展同行、弘扬时代新风、关注青年成长的历史使命。其中，《每周一歌》这个特色小板块，就是“流金岁月”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，深受校园莘莘学子喜爱的紧跟时尚、反映青年心声、把握时代潮流的“流行风向标”，从中折射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，港台优秀音乐文化及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发展、交汇和共同繁荣的景象及对一代青年成长的影响。

除了这张“自由之歌”的歌谱，我还收藏着和青葱岁月成长记忆相关的私人物品，如数家珍。

学生时代使用过的学生证、团员证、团徽、学生联系册、毕业文凭、毕业合影彩照、高二参加全市

作文比赛的获奖证书、高三学期语文单科优秀奖状、高中作文簿、语文练习册；大16K线装上下册插图本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；王结实、谢赫斯二重唱歌曲选、山口百惠歌曲集、上译厂著名配音演员乔榛和丁建华亲笔签名《席慕蓉抒情诗选》朗读音带、琼瑶小说《青青河边草》、我为岑凯伦小说《花花公主》续写的结尾手稿；林青霞、木村拓哉、郭富城、金城武、费翔、“小虎队”等的黑白照；印有“假如你要认识我”歌谱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老师早期舞台演唱照；经典外国译制片《悲惨世界》、《佐罗》、《简爱》等录音剪辑磁带、中唱上海公司引进珍藏谭咏麟、张国荣、梅艳芳专辑卡带……弥足珍贵的每个物件都有一段隐藏于光阴背后的故事，也有着一份值得追忆的逝去的青春情怀。

“时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如今，人到中年的我，离开记忆中的那个青涩腼腆的成长背影已渐行渐远，但是《青年报》曾经留给我的感动与难忘，将连同这座我所热恋着的城市、这张泛黄的留有岁月沧桑味道的歌谱一起，永远地为我的记忆所复制和储存，在某个怀旧的日子里，依旧动人与闪亮。正如如梦似幻的纯真年代里，我最喜爱的成方圆演唱的那首经典老歌“昔日重来（Yesterday Once More）”的歌词中所唱的那样：“过去的日子幸福并不久长，不知它在何方？”

（作者为公司职员）